

追懷郭鏡秋兄

谷正綱

先後出任國民大會兩度祕書長的郭鏡秋兄，民國六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因公積勞成疾，奄然溘逝之後，迄今瞬已兩週年，鏡秋兄的故舊親友，籌編專輯，以永誌他的勳績與風範，促正綱爲文，把筆嗟嘆，實有無限的淒楚。

我與鏡秋兄相識甚早，在革命奮鬥過程中，我經常爲他的辛勤忠貞而備加欽許。回憶當年黨務在華北地區奠基時，西北的青年志士中，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至爲深刻，我久已心許鏡秋兄是本黨（中國國民黨）卓越忠貞的一位幹部人才。鏡秋兄少年時期，便受革命精神的薰陶，他具有雄心與抱負，於是在中學時期，便秘密參加黨務活動，在山西黨務尙未能公開時而冒險參與各項革命工作。及至北伐完成，才於民國十八年在北平與他結識，從此相互傾慕，而成爲革命中意趣相投的同志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，鏡秋兄在北平中國大學畢業，任中央民運特派員。又兩年，他到南京工作，入鐵道部服務，乃成爲我和舍弟正鼎的好友并更相契合，對於他的志節和工作上的績效，更有較深入的瞭解。從那時開始，我們才算進一步在革

命工作中相互扶持，直到他易簣前夕，依然站在同一的工作崗位，爲國家社會，尤其是民主憲政的恢弘，共同努力。

最值得使人難忘的，是鏡秋兄對領袖、對黨、對國家的忠貞天性。早歲在山西特殊環境中的冒險犯難，固然將他鍛鍊成一位才能和鬥志兼備的革命幹部，堅守他的革命立場而不稍渝。因此，使我與他相識愈久，愈對他加重了期許和激勵之殷。

抗戰期間的鏡秋兄，曾經深入敵後，完成了黨和領袖交付的任務；勝利之後，又爲地方黨務盡了他協調團結的力量。八年中，他在中共勢力日益坐大的艱困局面中，始終秉持中央意旨，推展山西省的組織和民運，尤其不畏任何艱險，爲反共事業付出了他的心力；因此，他不但獲得閻伯川先生的賞識，更獲得中央的信賴，使他的革命智能日益發揮。

三十六年中共叛迹已著，是國家命運最爲困厄的關鍵時代。鏡秋兄是時當選山西省參議會副議長，同年更膺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。他一面團結山西省民意支持政府，一面領導山西全體同

志，淬礪反共鬥志，提振革命精神，實際參與山西保衛戰工作。

民國三十九年本黨改造之前，正綱曾奉先總裁蔣公命，與有關同志會同擬具本黨改造方案，經總裁蔣公核定實施，并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，鏡秋兄奉派爲改造委員會委員之一。

從那時起，鏡秋兄與我在工作上更爲密切，我擔任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組主任，他亦爲改造委員會第七組主任。第七組主管黨營事業與黨員經濟生活輔導。他曾經多次與我研討工作進行中如何克服困難，如何建立制度等等問題，我因爲接觸此類業務較多，遂對他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承他不棄，所有能爲他協助推動有關工作的淺見，多爲他所接受。因此，我對他任事的識見與決斷，又加深了我對他的認識。一直到他出任第五組主任而掌管民運，我們工作上的合作與協調，更能有所默契，共同在任期內付出心血，獲得成效。本黨改造大業的成功，固賴總裁蔣公英明的領導，而我和鏡秋兄適逢其會，得以相與提供若干貢獻，直到今天，仍然引以爲慰。

自此之後，鏡秋兄在黨政事業上一帆風順，

由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以至於出任台灣省政府祕書長，他留下不少勳績，也奠定了他在中央的政治地位。因而在中央政策委員會祕書長任職期間，展佈了他對黨政關係運用的才華。

正綱與鏡秋兄，自民國五十五年，在工作



上更屬關係密切，而且有着最具意義的共事機緣。我在民國五十五年，由國民大會祕書長，蒙總統蔣公調升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，他則奉命繼任我在國民大會祕書長的遺缺，並兼任憲研會的祕書長。一開始，便在憲研會的



上圖：本文作者（右）與郭澄（鏡秋）商談國民大會重要議題。
下圖：右起：本文作者、郭驥、郭澄、何宜武合影。

肇始工作上，我們又同事一堂。在兼主任委員蔣公領導之下，於國民大會閉會期間，設置了研討憲政有關問題的憲政研討委員會。鏡秋兄能治事，亦有真性情，予我以很多的臂助。其後祕書長一職易人，他奉命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，然而時間未久，他又奉徵召，重任國民大會祕書長，依然共為憲政的恢弘擴展而努力。這幾年間，國民大會之能遵照憲法規定，順利行使其職權，完成其任務，他也著有許多功績。國民大會憲政研討委員會之能日益健全，依據憲法臨時條款規定之精神，奠定代表同仁閉會期間從事憲政研討，日益發揮其功能，參與憲政有關政策方針的研擬，他的貢獻亦不可沒。

鏡秋兄是性情中人，我們在工作中，都是廓然大公，對問題的看法和處理都是依據憲法和秉承主任委員的指示，對推動憲政研討工作的開展，和國民大會開會期間功能的強化，都以全力完成任務。

如今鏡秋兄作古，然而他對國民大會的貢獻，永遠留在同仁和我的胸臆中。

現在，國民大會的陣容日見充實，績效日見進步，然而，曾經為此一政權行使機構的重要人才，永離我們而去。這不但是國民大會的損失，也是憲政研討會的損失。

正綱認為懷念與追思，不僅只是形式，而要將鏡秋兄的志節與毅力，轉化為推動此一政權機關績效發皇的精神動力，才是真正追懷他的最佳的方法。本文所表達的這一概念，不惟表彰故人的功蓋，更將有勵於來者。